



徐霞客與丁在君

甲 凱

作者簡介：甲凱先生，本學院講師兼圖書室主任

(一)

我國歷史上的旅行家，其能專長於撰述者。北魏有郦善長；李唐有柳子厚；明季則為徐霞客。善長注水經，因水證地，即地考古，廣羅異聞，不祇是富有地理價值。文章也極清麗宛曲，引人入勝，自成一派。子厚文筆卓偉，雄深雅健。永州八記，描寫山川卉木水石之勝，靈秀雋永，稱絕千古。至於徐霞客，除撰有遊記，自述遊蹤，道所親歷外。以其足跡幾遍中國，登山涉水猶若遊龍飛鴻，實可謂千古之奇人奇事，後世讀其書，羨其人者雖不少概見，但論其真正的知己還應該數民國的地質學家丁在君。

丁在君名文江，江蘇泰興人。是我國民初最有成就的留學生之一。他於十六歲遊日本，居留約一年半，轉歐遊英倫。在英留學七年，於民前一年（一九一一年）返國，經西貢海防，進入雲南，開始其第一次中國內地旅行。當時他攜帶許多書籍儀器，走中國內地最難走的路。毅力、勇氣都足與徐霞客相埒。而其觀察力之強，新知識之豐富，則又超過前賢甚多。無怪胡適之先生編「丁在君的傳記」時稱之為「我們這個新時代的徐霞客」了。

徐霞客為明代江陰人。名宏祖，字振之。生涉萬曆十四年，死於崇禎十四年。（公元一五八六至一六四一。）其五十六歲的一生。外遊者達三十餘年，可算是一位真正熱情的旅行家。霞客自幼奇特，陳木叔「徐霞客墓誌銘」記其事云：

「（霞客）生而修飾端眉，雙鬢峯起，綠睛炯炯，十二時不瞑。見者已目為餐霞中人。童時出就師塾，矢口即成誦，擗管即成章。又特好奇書，博覽古今史籍及輿地志，山海圖經，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。每私覆經書下潛玩，神栩栩動，特恐違兩尊人意，俛就鉛槧，應括帖藻芹之業，雅非所好，嘗讀陶水滸傳，輒笑曰：『為是松風可聽耳，若瞻青天而攀日月，夫何遠之有？』及觀傲夫子州有九，涉其八；岳有五，登其四。又撫掌曰：『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，乃以一隅自限耶？』人或怪其誕，夷然不屑。」

他天生一種旅行家性格，青年時期顧念母親，不敢請出，但在內心裡始終藏著遠遊的衝動，幸虧他的母親了解他，為之製「遠遊冠」，鼓勵他出遊，霞客後來草笠芒鞋，探幽凌險，登山涉水，足無停輟。可說是他母親的成全呢！

(二)

古人嘗說：「近遊不廣，淺遊不奇，便遊不暢，羣遊不久。」真正的旅行家非置身物外，棄絕百事者，不能自得其樂，有所成就。霞客之遊，在中州者無大過人。其奇絕處，乃在閩、粵、蜀、滇、

黔，百蠻荒徼之區，都會往返再四。其行不從官道，但有名勝，迂迴屈折，尋求到底，先審廬山脈如何去來，水脈如何分合。了解大勢後，再一丘一壑，支微節討，絕不畏任何的艱難危險。潘次耕序霞客遊記曾說：

「登山不必有徑，荒榛密菁，無不穿也。涉水不必有津，衝湍惡瀾，無不絕也。峯極危者，必躡而躡其顛。洞極邃者，必攀掛蛇行，窮其旁出之竅，途窮不憂，行謀不悔。」

這是旅行家應有的冒險犯難精神，也就是後來的丁在君所欽佩於徐者，所以當丁氏自己從事考察旅行時，自然表現出同樣的卓絕行動。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丁氏與朱經農及清華教授張子高同登南嶽。朱氏記其事云（十二月五日）：

「屨屨上山，在君雖履一屨，始終未坐。子高和我沿途遊覽風景，在君則工作極忙，忽而俯察岩石裂痕，忽而量度氣壓度數。……」六日又記云：

「在君依然勘地質，測氣壓，計算步數，緩緩前進。過了南天門，山風怒號，吹人欲倒。逆風而行，呼吸都覺得困難。在君依然繼續做他的勘測工作，並不休息。到了上峯寺，他還餘勇可賈，立即走上祝融峯。」

潘次耕和朱經農先後描寫的兩位旅行家，彼此映輝，都很偉大。雖然徐霞客主要的是尋訪名勝，兼做地理的考察；丁在君是專做地質的考察，兼為尋訪名勝；但那種爬山必到高峯，涉水必盡其源流的旅行方式，是完全志同道合的。

(三)

霞客的遊踪，自言萬里丁未，始汎舟太湖，登眺東西洞庭兩山。自此歷齊魯燕冀間，上秦岱，拜孔林，謁孟廟三遷故里，嶧山年枯桐。然後南返遊「秣陵」，登黃山，武彝，九曲。抵魚龍洞，試浙江潮，窮嵩、華、元三岳。天啓乙丑母卒，再拜辭兩尊人墓下後出遊，不計程，不計年，旅泊嚴棲，遊行無礙，行蹤已不能以道里計，單在這方面來說，丁在君或者不及徐霞客。因為他終是一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人，生活的方式較徐為規則，所做的工作也比徐專門，不能年年月月奔波於山林間。即使如此，他仍然攜帶「霞客遊記」到西南內地考察旅行。並且補足了「霞客遊記」中所佚的一段有關金沙江的記載，表彰了徐氏在我國地理學上的一大貢獻。他曾在「西南遊記」中說：

「最早知道金沙江是揚子江上遊的是徐霞客。他的江源考說的最明白：『發于南者（指崑崙之南（曰犂牛石。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

江，爲金沙江；又北曲爲汝州大江，與岷山之江合。」他于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到武定。十二月一日到元謀的官莊。他走的路和我的大致相同。可惜從十一月十一日起到十一月十三日止他的遊記殘缺。他對金沙江的直接觀察已沒有記錄存在。」

徐霞客的「直接觀察」既已佚失，丁在君乃「義不容辭」的予以補充，他在「西南遊記」裡又說道：

五月十日從石驢他分山路向西北，走不到十公里，經過楊家村西的大嶺，高出海面二千七百六十公尺。從峯頂向北，已經望見金沙江。江水出海面不過一千一百公尺。比我在的高峯要低一千六百多公尺。比從太山頂上看汶河還要高二百公尺。而江面離我所在的地方不過二十公里。從南向北的坡度在百分之六左右。從峯頂北望，只看見一條條的深溝狹谷，兩邊的峭壁如刀切斧削一般。加之岩石全是紅綠色的砂岩，與遠望見紅黃色的江水兩相映照，真是奇觀。」

我們單看這般記載，已可說丁在君對得起徐霞客了。以文筆論，丁的敘事散文，生動詳明，也不輸於徐。霞客之文字清麗，工於詩文。其遊記排日編次，直敘情景，未嘗刻畫爲文，而能天趣旁流，自然奇警。山川條理，臚列目前，土俗人情，關梁阨塞，時時著見。向來山經地志的錯誤，經他釐正無遺。所記奇蹤異聞，令人應接不暇，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，欺人以所不知，此即其書價值最高處。後來丁在君於「獨立評論」上發表「漫遊散記」其風格亦頗類之。雖然徐用文言；丁用白話，但著作的精神，二人是毫無二致的。

丁在君一生的貢獻，在於創立「地質調查所」

。培養中國科學家的地質人材。使中國的地質學和地理學邁進一新的階段。現代人於近代學術留心者多知之。至於徐霞客之貢獻。最大者爲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。沿溯瀾滄、金沙、窮南北盤江之源。實爲當時中土人士的創舉。所作「溯江紀源」（亦名江源考）一篇，詳言江非始自岷山，河不由於天上，一發源於崑崙之南（江）；一發源於崑崙之北（河）。復辨別「三龍六勢」。即遊記所謂：

「北龍夾河之北；南龍抱江之南；中龍界之，特短；北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，唯南龍磅礴半宇內。其脈咸發自崑崙，與金沙江相持南下，環滇池以達五嶺。」

如此爲全國地理形勢撥出一清楚的概念是前所未有的。況且這些皆出於霞客親自的觀察，其價值又是何等可貴！丁在君一生數次在西南從事科學調

查，深切了解這是不容易的事。所以他最欽佩徐霞客，也最看重徐霞客的遊記。(四)

霞客文善寫景，詩之高情也多狂構，如其哭靜聞禪侶云：

「曉共雲關暮共籠，梵音燈影對偏安。禪銷白骨空餘夢，瘦比黃花不耐寒；西望有山生死共，東瞻無侶去來難！故鄉祇道登高少，魂斷天涯祇獨看。」

「崎嶇千水復千山，戒染清流忍垢顏。魚腹臥舟寧衆謫，龍華寄榻轉孤潛；可憐瀕死人先別，未必浮生我獨還。含淚痛君仍自痛，存亡分影不分關。」（六首錄二）鷄山十景日觀云：「天門遙與海門通，夜半車輪透影紅。不信下方猶夢寐，反疑忘打五更鐘。」

「白雲本是無心物，南極祥光五色偏。鷲地兜羅成世界，一身却在玉毫巔。」（十七首錄二）

觀其詩真有一座不染之概，情操之高，可謂當世少見。至於丁在君也擅於舊詩。如「宿半山亭」云：

「延壽亭前霧裏日，香爐峯下月中松，長沙學使煩相問，好景如斯能幾同。」又如「麻姑橋遠眺」：

「紅黃樹草留秋色，碧綠琉璃照晚晴。如語麻姑橋下水，出山要比在山清。」

後詩是胡適之先生最喜愛的，所以收在「丁在君的傳記」裡，對這一代學人來說，也算是錦上添花了。(四)

文人達士，多喜言遊。但是自古以來沒有霞客那樣棄絕百事而孤行其意者。如張騫甘美的歷西域，是爲通屬國。玄奘的遊天竺，是爲求梵典。柳子厚的窮永州，蓋出於不自得已！都不像霞客遊行山水是那樣的無所爲而爲！但他志專行獨，來去自如，終將久祕不宣的山川靈異公諸天下，豈是個無心人呢！，從前唐泰有詩送霞客云：

「有個插天峯，常待公策杖，舉足宜最高，不許雲在上。」又云：

「如今出處已分明，關下那堪置此生。一杖自憑君手授，天邊有路是前程。」

其實這兩首詩不僅可以狀徐霞客，也可以拿來形容丁在君。他們登山涉水的熱情；探尋自然奧祕的雄心；絕不是貪圖一己享受，遊山玩水的人所可企及的！有志氣的人做事，往往是「祇許一人知，何須天下識」。霞客死後三百餘年能得一知己丁在君，可說不負其生前的奔波。然而這又何嘗是霞客遨遊天下的目的呢？「志在四方，男子事也。」願天下有心人都能開拓此種胸襟！